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李佩甫： 《逍遥游》当是人类想像力的极致

记者：您的床头柜上放着什么书？

李佩甫：对于我来说，阅读和写作都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。所以，每个不同的时期，床头柜上放的书是不同的。

有时候枕边会是一本《圣经》，那也是睡不着觉的时候翻一翻而已。翻了，就觉得这不像是人写的。比如：主说，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这是人话么？

有时候，会是《百年孤独》。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。读了，很吃惊。小说竟可以这样写？

有时候，会是《尤里西斯》。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。读不下去，就翻一翻。很吃惊。这位名叫乔伊斯的作家读了多少书啊？

有时候，会是西蒙的《弗兰德公路》。他的小说诗画结合，能把奔跑中一匹马的毛色写得那么逼真。吃惊。

有时候，会是尼克松的《六次危机》。翻翻。就觉得在美国当总统，也不容易。

有时候，会是《万历十五年》。它让我有了读史的兴趣。

有时候，会是《五灯会元》。也只是翻一翻。

记者：您喜欢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读书？

李佩甫：大多时候，我喜欢夜里读书。并且是躺在床上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我是用阅读来催眠的。

记者：让您感到“真正了不起”的是哪本书？

李佩甫：说不清楚。也许很多。对于中华民族来说，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的著作，都是了不起的。尤其是，一旦社会稍稍安定的时候，儒家文化的大旗就会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重新举起。

这是对中华民族浸润最深的

文化。对于百姓来说，

它是一个民族的文

化符号，也是

一种

秩序。统治者和百姓都需要这种秩序。儒家文化虽有糟粕，但底版是好的，它有五个字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它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根基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是需要一代一代人一次次重新解读的著作。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当是人类想像力的极致。

记者：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？

李佩甫：有相当的思想含量，文学语言独一无二，想像力非凡的文学作品。

记者：哪一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？哪一本书曾激发你的写作欲望？

李佩甫：很难说。大概每个阶段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品。少年时期，我曾经翻烂过一本书（那是没别的好书看的时候）。这本书是陈望道先生的《修辞学发凡》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会记笔记吗？喜欢快是慢读？

李佩甫：我一直是泛读。凭兴趣阅读。年轻时读得很快，看下去就看，看不下去就搁下了。少年时期，会记笔记。以后就不大记了。

记者：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？

李佩甫：夜静的时候。或下雪的时候。一个人躺在床上读，很享受。

记者：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？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？扔掉，卖掉，出借还是捐赠？

李佩甫：有了书房后，大多都留下了。

记者：你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李佩甫：早年，是《毛主席语录》。后来，是古典类的书。比如《二十四史》，也是需要的时候，翻一翻。

记者：您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书有哪些？有特别喜爱的人物或主角吗？你的童年偶像是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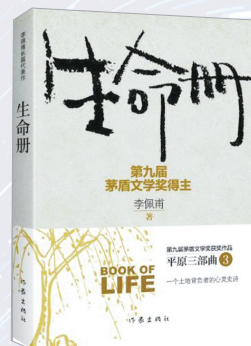
李佩甫：我儿时最早读的一本书是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最喜欢的一本书是《新同桌》。偶像是：雷锋。

记者：小时候最喜爱哪本书？

李佩甫：不是哪一本，应该说是能找到的“俄罗斯文学”。

记者：哪一本书您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读到？

李佩甫：富有想像力的童话故事。



记者：最近一次送朋友作为礼物的书是什么？

李佩甫：本人的《生命册》。

记者：您在讲座或交流过程中最喜欢使用的书是哪一本？

李佩甫：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。

记者：在创作小说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，最困难的呢？

李佩甫：在写作过程中，找到了一个最准确的表达方式；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好的细节。会特别快乐。最困难是找不到时。

记者：您读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是什么？

李佩甫：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

记者：对您来说，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

李佩甫：认识生活。认识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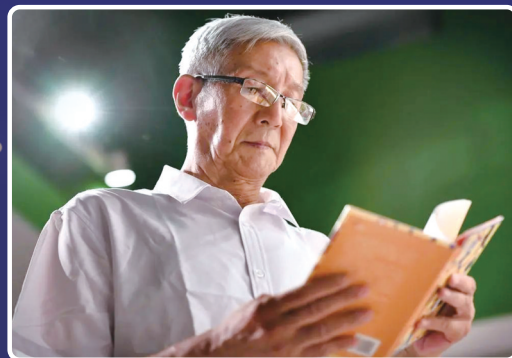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：收到过最难忘的读者来信是什么？

李佩甫：指出作品不足的来信。

记者：如果要从您的小说中选一本改编成电影，会选哪一本？

李佩甫：《平原客》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李佩甫 国家一级作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